

无	锡	历	史	名
				人
				传



507649



90507649

无锡历史名人传

(第二辑)



政协无锡市文史资料委员会
无锡市地方志办公室 编印
无锡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1989年3月

目 录



顾恺之.....张震 顾一群(1)

尤袤.....陶宝庆 方耘(9)

王绂.....陶宝庆 史新耕(16)

顾可久.....赵承中(22)

王问.....夏刚草(27)

高攀龙.....朱文杰 黄兆(31)

顾祖禹.....冯普仁(39)

严绳孙.....钱建中(44)

顾贞观.....王进雄 方耘(50)

秦蕙田.....赵承中(56)

邹一桂.....陈其昌(61)

嵇璜.....夏刚草(66)

王旭高.....史新耕(73)

李金镛.....秦寿容(78)

徐建寅.....顾一群(84)

裘毓芳.....浦耀煌(92)

胡雨人.....方玉书 孙孟里(95)

唐保谦	黄厚基 (99)
秦毓璠	王赓唐 (105)
荣宗敬 荣德生	瞿 益 (116)
杨寿枏	朱复康 (126)
钱基博	陈其昌 (133)
胡刚复	陈钟英 (139)
邹 雅	陶宝庆 (144)
丁熊照	顾一群 (147)
顾圣婴	钱建中 许琴华 (152)
孙冶方	周惟芝 朱昱鹏 (156)
邹钟琳	仇文干 (163)
荣独山	张其昌 (170)
刘宝善	王枫冷 (174)

顾 恺 之

顾恺之，字长康，小字虎头，约在晋永和元年（345）生于无锡。父顾悦之，字君叔，曾做过无锡县令、扬州别驾，官至尚书右丞，既有文才，又善辞令。顾悦之与晋简文帝司马昱是同年，可头发早白，司马昱问他是何缘故，他随口说：“松柏之姿，经霜犹茂；蒲柳之质，望秋先零。”回答得既得体又富有文采。顾恺之在他父亲的教育下，自小学习勤奋，年青时就显露出他的艺术天赋，工于书法，尤其擅长绘画。晋兴宁二年（364），高僧慧力在建康（今南京）城南修建瓦官寺，向朝中士大夫募捐，士大夫纷纷解囊，但为数不多，没有一人捐钱超过10万（钱）的。顾恺之提起笔来，在捐款簿上赫然写下100万。他虽是官宦之子，但不可能捐这样一笔巨款，寺僧们以为他在开玩笑，请他用笔勾去。他正色回答说，这是真的。并要寺僧为他准备一只房间，一堵白壁。说是一月以后，保证如数交付捐款。慧力依他所言，一切照办。他关起门来，用了近一个月时间，在白壁上画了一幅维摩诘居士像，但没有画眼睛，对寺僧们说，凡是要来观看这幅画像的人，第一天要施10万（钱），第二天可减为5万，第三天则可随意施舍。说罢，他在画像上点上眼睛，顿时神采焕发，宛如真人。这个消息不胫而走，前来参观的人争先恐后，络绎不绝。顷刻之间，施钱已超过100万。400年

后，唐代的文学家张彦远和大诗人杜甫还见到这幅画像，尽管色泽消退，但仍栩栩如生。维摩诘画像的“清羸示病之容，隐几难言之状”使张彦远惊叹不已。尽管刘宋的陆探微、梁代的张僧繇，唐代的吴道子都曾“时时效之”，但都未能达到顾恺之的水平。杜甫惊叹之余，也吟出了“虎头舍粟（维摩诘又称“舍粟如来”）影，神妙独难忘”的诗句。

顾恺之画像瓦官寺后，画名大噪。晋太和元年（366），大司马桓温聘用顾恺之为参军。他对顾恺之十分器重，两人的关系甚为亲密，顾恺之为桓温画过肖像。当时桓温总督内外，坐镇姑孰（今安徽当涂），并曾率师北伐，战于江苏北部和山东、河南等地。顾恺之随桓温到过这些地区，饱览了齐、燕的山川风光。

晋咸安二年（372），桓温病故，顾恺之十分感伤，在桓温墓前吟出了“山崩沧海竭、鱼鸟将何依”的诗句。后来，他向人描述他当时悲痛的情景“声如震雷破山，泪如倾河沧海。”反映了他在政治上失去依靠又担心因桓温而受到株连的不安心情。

桓温死后，谢安秉政。谢安对顾恺之的绘画十分推崇，赞扬说“苍生以来未之有也。”他虽然没有让顾恺之担任任何官职，但仍鼓励他发挥绘画方面的才能。

谢安秉政以后，全力协调统治集团内部关系，肥水一战，击溃了前秦苻坚南下的大军，收复了北方的大片土地，使东晋

出现了政治上稳定的局面，这对文学艺术的繁荣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顾恺之在这20年内，他的绘画艺术在技法上臻于成熟。据《历代名画记》、《贞观公私画史》、《宣和画谱》、《名画神品》等著录记载，顾恺之流传于世间的绘画有61幅，其中不少作品是在这一时期创作的。

顾恺之与朝中官吏多有交往，同殷仲堪甚为友善。晋太康和十七年(392)，殷仲堪被东晋朝廷委以重任，都督荆(今湖南、湖北、河南、贵州、广东、广西一带)、益(今四川成都一带)、宁(在今云南境内)州诸军兼荆州刺史，顾恺之担任了参军，随殷仲堪到了荆州。他实地观察了这一带的自然景观，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在此期间，他还游历会稽(今江苏南部、浙江大部 and 福建一部份)，回到荆州时，有人问他会稽的景色如何，他描述说：“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若云兴霞蔚。”

顾恺之在荆州时，桓温的儿子桓玄闲居南郡，南郡(今江陵)为荆州治地，桓玄常到殷仲堪处闲聊，与顾恺之也时有交往。

桓玄觊觎晋室，后与王恭、殷仲堪等人起兵反晋，王恭病死，桓玄被推为盟主。晋隆安三年(399)，桓玄乘荆州大水袭击殷仲堪，殷兵败被杀。顾恺之对桓玄的行为，深表不满，但又畏惧他大权在握，所以常常故作痴愚。有一次，顾恺之将自己的许多画作装入一木橱中，关上橱门，贴上题封，请桓玄代为保管。桓玄撬开橱后木板，将画全部窃走，

然后将空橱送还顾恺之。顾恺之见橱门题封未动，橱内画已不见，却丝毫不以为怪，反而高兴地说：“妙画通灵，变化而去，亦犹人之登仙。”桓玄还曾送给顾恺之一片柳叶，说它是蝉藏身的处所，拿着它可以隐藏身体。当顾恺之将柳叶拿到面前时，桓玄就解开衣裤，恶作剧地向顾恺之身上便溺起来，顾恺之非但没有生气，反而高兴地说这片柳叶确能隐形，东晋元兴二年（403）十二月，桓玄篡夺了帝位，次年五月，就为刘裕所杀。跟随桓玄左右的顾恺之不但没有受到罪责，反而在义熙初年（405）被授以散骑常侍之职。因此，当时人们都认为顾恺之有“三绝”，才绝、画绝和痴绝，所谓痴绝，是指顾恺之在激荡的政治斗争中善于自处。

顾恺之不仅被当时的人们称为画绝，而且为后来历代的绘画大师们尊为画圣。元代大书画家柯九思在顾恺之的《秋江晴嶂图》上题记说：“人称虎头为画中之圣，予又谓为画中之神，八百年来继此亦多矣，诚无有逾於此者。”黄公望也题云：“顾长康寓意於画，离尘绝俗，开百代画笔之宗。”

从顾恺之曾流传于世画的题名来看，他的人物、山水、花卉、翎毛等都很有成就，笔法神妙，变化多端，不愧是画中之圣，画中之神。

顾恺之的人物画，已知者有司马宣王、魏二太子、裴楷、谢琨、竹林七贤、桓温、谢安、桓玄、刘牢之、殷仲堪等帝王将相的肖像，以及《三天女美人画》、《净名居士像》、

《夏禹治水图》、《桂阳美人图》、《洛神赋图》、《女史箴图》、《列女传图》等38幅。他的人物画的最大特色是“传神”，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以形写神”。他特别重视对人物眼睛的描绘，认为“四体妍蚩，本无缺少於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他这里所说的阿堵就是眼珠。因此，他有时画一幅人像，常常数年不点睛。据《玉函山房辑佚画》记载，“顾虎头为人画扇，作嵇康阮籍像，都不点睛，即送还，人问其故，答曰：“那可点睛，点睛便语。”眼睛确能表现一个人的内心世界，是一个画家要在作品中表现人物的感情和性格的关键所在。顾恺之深知其中甘苦。他曾按照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所写的四言诗“手挥五弦，目送飞鸿”为嵇康画像，感叹地说画手挥五弦容易，画目送飞鸿是很难的啊！他曾为殷仲堪画像，殷仲堪因有目病，不愿留形。顾恺之对他说，我给你画像，“明点眸子，飞白拂上，便如轻云之蔽月，岂不美乎？”眇了一目的殷仲堪的肖像都被顾恺之画得既真且美，可见他的人物画已经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

顾恺之画人物能抓住对象的主要特征，以便在画面上展示人物的精神风貌。他为西晋名臣裴楷画像，有意在他的面颊上画上三根毫毛，这样就把裴楷豪迈、俊爽的气质画得活灵活现。他描绘人物，还把对象置於特定的生活环境中，如他为西晋名士谢琨画像，便是根据谢琨的“在庙堂不如在丘壑”的自我评述，将谢琨放在岩石的背景之下，一经这样的

渲染，谢琨的思想风貌就跃然纸上了。因此，唐代张怀瓘将顾恺之和陆探微、张僧繇来作比较说：“张得其肉，陆得其骨，顾得其神。”顾恺之的人物画是神妙得没有一定的模式。张彦远评论顾恺之的人物画是“意存笔先，画尽意在。”

顾恺之的人物画早多散佚无存，现存于世的《女史箴图》、《洛神赋图》和《列女传图》系唐宋人的摹本。《女史箴》是西晋张华所作，原为约束宫廷嫔妃的规诫。顾恺之据此画成的女史箴图卷，据云全卷分为12节，每节都有绘画和题辞。清乾隆年间有位松泉老人，在其所著的《墨缘汇观录》中记述了这幅图卷的画面“绢本，高七寸，长丈余，大设色，人物不及四寸，色彩鲜艳，神气充足。前作冯婕妤当熊，二勇士持枪迎护；后作一山，空勾无皴，中着小树山，列猴虎之属，必子丑十二生肖，上有日月照临，后有一人，执弩射雉……。”这一国宝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0）为八国联军掠去，现藏于伦敦大学博物馆中。据云第一节、第二节已失去，卷前后的题跋亦已无存。《洛神赋图》是按照魏曹植的《洛神赋》创作的。它生动地描绘了曹植自京师东归，在途中遇见洛神；洛神驾云车飞去，曹植坐于洛水之滨，失魂落魄的诸多场景。刻划了洛神那“奇服旷世，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美丽娴雅，神幻飘逸的动人形象以及曹植惊喜、痴呆、怅惘的种种神态，简直是呼之欲出。《洛神赋图》在宋代有很多摹本，目前存在的尚有四种。《列女传图》卷是顾恺之根据汉代刘向的《列女传》内容创

作的。据云原卷有15节，中画49人，其中男24人，女21人，童子4人。画卷中每则故事后面都附有赞语。整个画面设色浓淡得宜，线条生动流畅。顾恺之通过眼神、动作和环境的描绘展示故事的情节和人物的品德。赞颂了具有远见卓识的曹国僇负羁的妻子和知情达理而又慈祥的孙叔敖的母亲等贤明仁智的妇女，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个性特征。目前，存世的《列女传图》卷摹本已残缺过半，仅剩故事8节、人物28人。

顾恺之是将我国的山水画以从属、背景地位推向主体、独立境地的重要画家。已知他画过的山水画有《秋江晴嶂图》、《庐山图》、《雪霁望五老峰图》等几幅，可惜这些画卷均已散佚，我们只能从后人的评述和他留下的一篇文章《画五台山记》来作些推测。元代邓文原在顾恺之的《秋江晴嶂图》上的题诗道出了顾恺之山水的神妙：“晋室风裁推虎头，山川灵气属君收；指端幻出千重秀，化作江南一段秋。”大画家王蒙题记云“今日幸得此卷，展阅一过，殊觉腕间生意勃勃，若亲炙其丰範，于吾所得，又不知其限量矣。”至于顾恺之《画云台山记》一文尽管由于“自古相传脱错。”“不可卒读。”但仍可从中看出他将在这幅画中画出巍巍的峰峦，陡峭的山崖，曲折的溪流和葱茏的林木。

顾恺之还有花鸟翎毛的创作，已知的有《虎豹杂鹭图》、《鳧雁水鸟图》、《虎啸图》、《狮子图》、《水鸟屏风》等等，可惜都不在人间了。

顾恺之被当时人们称之为才绝也是当之无愧的。他的诗

文和书法都有很深的造诣，卓然成为一大家。《女史箴图》上的题辞，写得端凝古朴。原来人们认为是晋代大书法家王献之所写，后经赵孟頫等书法圣手考证，确认系顾恺之自题。顾恺之还写了不少诗赋和文章，流传至今的尚有《风赋》、《观涛赋》、《筝赋》、《四时诗》、《虎丘山序》等篇。这些诗文可以看出他的才思横溢。如《四时诗》只有四句，每季描述只有一句，却把每季的特殊而又奇美的景物描绘得淋漓尽致：“春水满四泽，夏云多奇峰，秋月扬明辉，冬岭秀孤松。”

顾恺之约在东晋义熙二年（406）逝世，终年62岁。

（张震 顾一群）

参考资料

1.《晋书》卷八、九、十，二十五、六十二、六十八、六十九。

2.洪丕谟：《顾恺之和他的列女传图》。

3.《辞海》4226页，《顾恺之》。

尤 袤

尤袤，字廷之，小字季长，号遂初居士，晚年号乐溪、木石老逸民，宋靖康二年（1127）二月十四日生于无锡一个书香门第中。祖父尤申，父尤时享，治史擅诗。尤袤自小受家学薰陶，5岁能为诗句，10岁有神童之称，15岁以词赋闻名于毗陵郡（今常州，时无锡属毗陵）。

尤袤于绍兴十八年（1148）举进士，任泰兴县令。当时宋室山河破碎，偏安江南。泰兴处于南宋边区，金兵时常入侵，“县旧有外城，屡残于寇”。尤袤上任后，一面为民请命，革除苛捐弊政；一面率领军民整修城廓。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十月，金兵大举南侵，扬州、真州（今仪征）等城都被攻陷，只有“泰兴以有城得全”。

金兵蹂躏两淮地区后，淮南人民死伤枕籍，流离失所。尤袤在诗作《淮民谣》中，描述了当时淮南人民的悲惨处境：

“流离复流离，忍冻复忍饥；谁谓天地宽，一身无所依。淮南丧乱后，安巢亦未久，死者积如麻，生者能几口？荒村日西斜，抚摩力不给，将奈此忧何？”

全诗长达60句，通过一个流离失所的淮民的口气，如泣如诉地将淮南人民在水深火热中的悲惨情景，展现在人们的面

前，字字句句震撼着人们的心灵。全诗未作雕饰，语言朴实无华，用白描的手法将诗人的激情表达出来，十分感人。

尤袤在泰兴有政绩，后奉调入京，任秘书丞兼国史院编修官和实录院检讨官，后又升任著作郎兼太子侍读。

乾道八年（1172）二月，尤袤因参与一些大臣反对孝宗任用安庆军节度使张说执政，於次年冬被赶出京城，任台州（今浙江临海）知州。尤袤在台州期间，曾减免了一万多户无地贫民的税收，继续加厚和加高了前任知州修筑的城墙。后来，台州发生洪水时，城区由于城墙高、厚而未受淹。

当尤袤在台州作出政绩时，一些奸佞之辈就散布流言蜚语对他进行中伤，引起了孝宗的怀疑，特派人对尤袤进行秘密调查，使者在台州听到的是民众对尤袤的一片赞誉声，回京如实作了回报，并抄录了尤袤在台州所作的《东湖》诗四首呈送孝宗。其中二首：

三日淫霖已渺漫，未晴三日又言干。

从来说道天难做，天到台州分外难。

百病疮痍费抚摩，官供仍愧拙催科。

自怜鞅掌成何事，赢得霜毛一倍多。

孝宗对尤袤勤奋政事和忧国忧民的品德十分叹赏。不久就提升尤袤为淮东（今淮扬一带）提举常平，后又调任江东（今南京、广德一带）提举常平。尤袤在江东任内，适逢大旱，他率领人民抗灾，并设法赈济灾民。后被擢升为江西转运使兼隆兴（今江西南昌）知府。

淳熙九年（1182），尤袤被召入朝，授吏部郎官、太子侍讲，后又擢升为枢密检正兼左谕德。在朝时，他直言敢谏。淳熙十年（1183）夏大旱，尤袤便上书皇上，对当时政治上的黑暗作了无情的揭露，书中说：“催科峻急而农民怨；关征苛察而商旅怨；差注留滞，士大夫有失职之怨；廩给朘削，而士卒又有不足之怨；奉献不时报，而久系囚者怨；幽枉不获伸，而负累者怨；强暴杀人，多特贷命，使已死者怨；有司买纳，不即酬价，负贩者怨。”他要求孝宗革除弊政，以弭民怨。

宋淳熙十四年（1187）十月，尤袤被任用为太常少卿，他对朝廷礼制和人才使用提出了很多正确的意见，深受孝宗的赞许，进官权礼部侍郎兼同修国史侍讲，后又被任命兼权中书舍人和直学士院之职，尤袤力辞并推荐陆游替代，但孝宗不同意。

宋光宗于淳熙十六年（1189）二月即位，即位后，尤袤再三谏劝，要他“谨初戒始，孜孜兴念”，告诫他“天下万事失之於初，则后不可救”。并对光宗即位后即任用亲信和滥施爵赏的做法十分忧虑。他引用唐太宗登基后不私秦王府旧人的故事，想引起光宗的重视，但尤袤的这番忠言不仅没有打动光宗，反而被一些佞臣从旁诽谤，说他是已经下野的周必大的党羽。绍熙元年（1190）尤袤再次被逐出京城，出任婺州（今浙江金华）、太平州（今安徽当涂）的知府。后又被召入朝任给事中兼侍讲。此时他又要求

光宗“澄神寡欲”、“虚己任贤”。并对光宗帝继续滥施爵赏的做法一再进行劝阻。光宗有时也能采纳尤袤的意见，如撤销了一些升迁近臣的决定等等。但有时仍固执己见，甚至对尤袤的上谏大发脾气。有次光宗帝又对不应擢升的官员委以重任。尤袤上奏谏阻，光宗大怒，当即把尤袤的奏章撕得粉碎。

尤袤对于光宗朝令夕改、反覆无常的做法非常不满，曾数次要求致仕归田，并以不愿为官、隐居山林的晋代名士孙绰撰写的《遂初赋》的“遂初”二字以自号，光宗帝一面书写“遂初”二字赐给尤袤；一面又不同意他致仕，还迁升尤袤为礼部尚书。尤袤年七十，方致仕归家。在无锡束带河旁的梁溪河畔造了园圃，题名乐溪。园内有万卷楼、畅阁、来朱亭、二友斋等。嘉泰二年（1202），尤袤病逝，终年76岁。

尤袤一生的主要成就在于他的诗歌创作和收藏了大量图书，并编写了我国最早的一部版本目录。

元代的方回曾谈到，南宋“中兴以来，言诗者必曰尤、杨、范、陆。”尤袤、杨万里、范成大、陆游并称为南宋四大诗人。可惜，尤袤的大量诗稿和其他著作以及3万多卷藏书，在一次火灾中全被焚毁。我们现在见到的他的59首诗是由他的清代后裔尤侗从一些方志、类书中搜集到的。从这些残留诗篇的思想内容上看，尤袤与陆、杨、范三位诗人一样，都对当时南宋小朝廷一意偏安、屈膝投降流露出满

的情绪，对山河破碎、人民遭受异族压迫是十分忧愤的。如从《落梅》一诗中我们就可以看出诗人对国事的忧虑，对南宋朝廷不思恢复、陶醉于歌舞昇平之中的愤懑：

梁溪西畔小桥东，
落叶纷纷水映红。
五夜客愁花片里，
一年春事角声中。
歌残《玉树》人何在？
舞破《山香》曲未终。
却忆孤山醉归路，
马蹄香雪衬东风。

从尤袤的残篇中，我们还可以看出诗人关心人民疾苦，不满苛征暴敛的情感。

尤袤的诗歌写得平易自然，晓畅清新，没有华丽的词藻也没有生僻的典故之句。《青山寺》可称为他现存诗歌中的代表作：

峥嵘楼阁扞天开，
门外湖山翠作堆，
荡漾烟波迷泽国，
空濛云气认蓬莱。
香销龙象辉金碧，
雨过麒麟驳翠苔。
二十九年三到此，